

16 “澳门赌王”何鸿燊——  
——九死一生,打造赌业“巨无霸”(1)

风 语



作者 牟家和 王国宇

于是,霍英东推出了他的又一项创举——“公共契约”,即每个业主都承担一部分管理费,这俨然是今天的物业管理模式的雏形。

在现在大多数人的脑海中,对香港的印象就是那些高耸入云、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。然而,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,香港的楼房一般不超过5层。随着香港人口的增加,住房日益紧张,1955年,港英政府重新修订了建筑管理条例,准许地产商兴建高层住宅大厦。

霍英东又一次捷足先登。1955年,他在铜锣湾利园对面兴建了香港当时最高的大厦——17层高的蟾宫大厦。蟾宫大厦的一楼是铺位,二楼是写字楼,其他楼层是民用住宅。他又采用“卖楼花”的方法,在各大报纸刊登售楼广告,楼盘很快就一售而空。

蟾宫大厦气势雄伟,临海而立。人们站在顶楼,不仅可以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港湾的美景,港岛九龙的景色也同样尽收眼底。蟾宫大厦封顶后,霍英东登高望远,成功感和满足感油然而生。他做梦也没想到,自己这个曾经上无片瓦、下无寸土的艇户仔,曾与50多人挤在一个贫民窟里的穷小子,竟然有能力建造香港最高的商业大厦。

随后几年,无数的摩天大楼陆续拔地而起,遍布港九。蟾宫大厦始终矗立在铜锣湾,见证着香港几十年沧海桑田的发展变化,这也是霍英东早年驰骋地产界的最好明证。

对“澳门赌王”何鸿燊来说,他的人生也许从出生的那一刻起,就注定充满了传奇色彩。

1921年11月25日,在香港麦当奴道的一座豪华花园洋楼里,一个男婴降生了。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,这个漂亮男婴的降生自然带给了这个豪门大族无限的欢喜。用一句老话来说,这是一个衔着金汤匙出生的婴儿。然而,接下来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惊呆了——这个婴儿的胎盘竟是白色的!

在中国的古老传说中,只有帝王的胎盘才是白色的。“莫非我们何家要出一个皇帝?”一家人议论纷纷。经医生指点,家人把胎盘浸泡在药水中,当传家宝一样珍藏了起来。这个男婴如同衔玉而生的贾宝玉一样,成为这个豪门家族中的“珍宝”。40年后,当初的这个男婴没有成为一代帝王,却成了声名显赫、掌控一方经济命脉的富豪巨贾!

当然,这段故事只是给“赌王”的传奇人生增添了一分神秘色彩,真实与否自然无法知晓,毕竟见过“赌王”胎盘的人屈指可数,无从考证。但是,单就何鸿燊的人生经历来说,的确是一部大起大落、跌宕起伏的传奇。

1934年的一天,13岁的何鸿燊躺在“金银窝”里一觉醒来,发现自己昨天还拥有的一切已经荡然无存了。父亲和叔伯们遭人陷害,盲目投资股票,惨遭破产,血本无归。昔日的富贵荣华一夜间变成债台高筑,那些过去像哈巴狗一样围在身边的人,一下子变成了凶神恶煞般的讨债者。花园洋房抵押了,度假别墅易主了,古董家私拍卖了,仆役遣散了,家里的所有资产变卖完还不够抵债,何家兄弟自杀的自杀,发疯的发疯,逃跑的逃跑,何氏家族的豪厦在顷刻间崩塌,在港澳引起巨大轰动。

父亲破产之前,何鸿燊在全香港最好的学校——皇仁书院读书。那时候,家世显赫的他是全校出名的公子哥,一天到晚和一班富家子弟趾高气昂地四处招摇,挥金如土、吊儿郎当,对着一群“追随者”颐指气使,心思根本不在学业上,学习成绩自然不必说了,因此被分在成绩最差的D班。过去家境殷实,就算成绩再差,他也可以继续读下去。现在,家里朝不保夕,仅靠母亲打零工赚取微薄的生活费,哪里还有余钱为他缴纳高昂的学费?

一天晚上,母亲把何鸿燊叫到面前,对他说:“阿九,这个学年又快结束了,如果你能拿到奖学金,明年还可以继续读下去;如果拿不到,妈咪也没本事再供你读书了,你就干脆退学,出来找个工作赚钱,还能贴补点家用。”

午后的渝字楼很是沉闷,突然,巷子的那边冒出一辆风尘仆仆的小车,车身满是泥浆,像刚从飞沙走石的战场上驰骋归来。

车子响着喇叭,最后停在重庆饭店楼下。黑明威带着满身尘土,一脸倦意地从车门里钻出来,恰好被在二楼咖啡厅里坐等汪女郎的萨根看见。

黑明威回到他的房间,从箱子里一一翻腾出萨根要的东西:一只小纸箱里装着发报机的配件,两只空酒瓶里装着密件资料。最后,黑明威还从大纸箱里拿出一只小木桶来,打开一看,里面竟装满了红薯。

黑明威小心翼翼地吧红薯一个个分类,随后,抓起一个大红薯,双手用力一掰,露出一个黄黄的像鸡蛋一样的东西。

“这是什么?”萨根好奇地问。“眼睛。夜幕下的眼睛。”黑明威神秘地说。

“你少废话,”萨根不耐烦地说,“到底是什么东西?”

“照明弹。”黑明威不屑地说,“你连这都没见过?我都见过。”

“我们要它干什么?”萨根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黑明威指着刚从酒瓶子里掏出来的信件资料,“这些都是给少老大的,你也无须知道。”

萨根拿起一枚照明弹端详着。就在这时,突然有人敲门,一个服务员在外面说,有黑明威的信和电报。黑明威说自己正在洗澡,让服务员从门缝里把信和电报塞进来。

信和电报被人从门缝里塞了进来。等服务员脚步声远了,黑明威捡起信和电报看了看,对萨根说:“对不起,我得暂时和你说再见了。”

“怎么了?”

“你看,”黑明威把电报递给萨根,“社里给我安排了任务,要我马上去河南采访。蒋总统以水伐兵,炸开黄河,想用黄河水阻挡日本人的进攻,结果把他的臣民也害惨了。现在都已经人吃人了,这是个特大新闻,我们报纸肯定要做大文章。”

黑明威一去便是一个多月。等他回来时,重庆已不再是他熟悉的那个城市,他的“大本营”粮店已荡然无存,少老大、桂花、幺拐子等曾与他并肩作战的“战友”已经不在,尸骨化为泥土。更有无数他不认识的黎民百姓、无辜者、不幸者,被他千里迢迢从成



作者 麦家

都带回来的命令和设备搞得粉身碎骨,魂断天际。

陆从骏决定亲自去重庆饭店会一下萨根这个美国佬,而且必须尽快,去迟了,汪女郎说什么都容易引起他的怀疑。现在首先要稳住他,要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,让汪女郎及时向他汇报情况。汇报什么呢?当然要编个说法,巧妙的,能进能退的。说法编好了,还要给汪女郎排演。刚才他和老孙一直在给她排演,现在已经进入彩排阶段。

确定汪女郎已排演好了,三人就分头出发,老孙在先,汪女郎居中,所长押尾,前后间隔三分钟。所长以为,等他进了咖啡厅便会看到那个期待中的美国人,然后一切都会结束。

可他足足等了三个小时,喝了两杯咖啡,抽了七支香烟,从下午直到傍晚,又从傍晚等到黄昏,萨根还是没有露面。汪女郎一直孤独地坐在那儿,没有被人领走或留下,像一个已被岁月淘汰的老妓女。当天彻底黑下来时,他毅然地走了。回去的路上,他的心情糟透了,黑暗中,他甚至在默默地骂大街。

他恨恨地想,今天真倒霉,却对已经降临的巨大喜悦毫无觉察。事实上,这应该是最幸福的一天,因为此时另一个美国人,让·海塞斯,已经替他破译了第一部密码,整栋破译楼里的人,男女老少,每一个人,都激动得浑身颤抖地等着他快快回去分享那从天而降的喜悦。

副刊 电话: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 买车看车,上洛阳网汽车频道,信息真实,最具参考价值